

全福

南方壺

大二上學期時，曾見到下述句子：

值太平世，生湖山郡，官長廉靜，家道優裕，
娶妻賢淑，生子聰慧，人生如此，可云全福。

當時如獲至寶地將這些句子抄在正在修的機率與統計的教科書 Hogg and Craig 所著的書上。

那時雖從未交過女朋友，但娶妻賢淑，生子聰慧，卻是我對未來的憧憬。

及長，逐漸知曉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。遂發展出遇挫折安慰自己的三段論：

現在開始不會太遲，
塞翁失馬焉知非福，
一切都會成為過去。

有了此三段論，平靜地度過若干年。有時我還會勸人“憂傷不要超過兩天”，兩天後便要想下一步，不須再沈浸於難過中。

女兒一年級時，清明節她從旗津老家坐渡輪到鼓山，心愛的玩偶掉到海裡，她眼睜睜地看著它在海水裡漂浮，卻無法伸出援手，悲傷欲絕。那隻名為阿乖的小猴子，跟著她還去過泰國，連吃飯、睡覺，隨時都陪在身邊。上學時，直到校門口才交給帶她去的姑婆。有一回我終於讓她同意該洗一洗了，女兒看著我洗乾淨再用吹風機吹乾，趕緊再抱回去。

心在南方

自兩歲多起擁有阿乖，相處四年半，對未能好好照顧阿乖，女兒頗自責，有時一個人坐在那兒就掉下淚來。看她如此難過，我編了各種故事來哄她，像是阿乖遇到海龍王，海龍王很喜歡它，。大約過了一個多月她才平靜下來。有一次作文課寫阿乖，寫得太感人，老師還以為那是一隻真的小狗。其後設法買到長得有點像的玩偶，即使我們稱它為小阿乖，但女兒已不再喜歡，阿乖是不可取代的。

那時我就想，連一隻玩偶女兒都可以這麼傷心，如果她失去我們會怎麼樣？

步入中年後，白帖不再令人觸目驚心。周遭的同事、朋友，也有英年早逝者。慨嘆人世之無常，覺得功名不過是塵與土，富貴只是過眼雲煙。凡事盡力就好，所謂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。無論如何，自己順利完成學業，有個穩定工作，官長如何我並不太在乎，娶妻賢淑，生子聰慧卻都有了。看著學生，特別是博士班的學生，孜孜不倦的讀書，想到他們未來不確定及辛苦的路，對他們願意投入此一行業，有不少感佩。與他們相較，我已算是很幸運的，少年時以為的全福早已達成。因此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逐漸成為我所嚮往的。我也常模擬各種失去親人的情景，包含自己若天不假年，覺得都不會太難接受。終究一切都會成為過去，何不看開些？

三月四日中午，獲知父親去世的噩耗。起初擔心心神不寧，不想開車去機場。打電話叫計程車，描述了半天，車行不清楚我們這棟樓的位置，還要我去大門口等，我遂告訴車行不必了。接著想找宛頻送我出校外，以便能攔到計程車，

一時又找不到她。我靜下心來，想清楚後，覺得沒有問題，驅車至機場。

在醫院見到父親遺體，靜靜地躺在那兒，如此安詳，近在咫尺，卻已是天人永別。人皆有父我獨無，不再只是歌詞，而是眼前的情景。我以為我早就能適應生離死別，原來竟是做不到。今天已是父親去世後第三天，昨晚我告訴自己，憂傷不要超過兩天，今早打開電腦收到女兒的信，我又難過起來。

我過去以為的全福，其實是建立於父母健在這個基礎上。年少時的認知是父母之於我們乃與生俱來。如今才醒悟我們一切的福都是父母給我們的，若無父母，那有什麼全福呢？(92.3.7)